

在灯会里，描绘那个童年



一秒钟，灯悄然亮了。于是，你从寻常人间坠入如梦璀璨。

2月，在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内，一年一度的灯会仍在持续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即使在春节后，自贡彩灯的热度依旧不减。2月21日，站在拥挤人潮中，看着眼前长约一米的机械恐龙彩灯，10岁的小学生林恣琰努力按捺住自己的欣喜，原因无他，这是由他的画还原而来的彩灯。

“我听大家夸这个画得好，就偷偷开心！”林恣琰骄傲地指着不远处绵延成片的五彩花灯，“那个恐龙装甲车、盖碗茶灯，就是按照我同学和我妹妹的画做的！”

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，这片区域的每个彩灯旁都摆着一幅原画。于是游客们就能知道，那个缀满花朵的粉蛇彩灯，是10岁的林玥辰所画；穿着绿色外袍潇洒挥剑的熊猫彩灯，是11岁的杨子骞所画；还有吐出五彩祥云的飞机、外星人模样的绿头怪、长着长长睫毛的大狮子……每个彩灯的原画作者、名字、年龄和城市，都被认真标注，妥帖摆放。

孩童奇思，落地成灯，这是一个梦想被梦幻讲述的故事。

从2021年开始，每年自贡灯会中，都会拿出一块区域呈现由孩子们的画作制成的彩灯。从最初小范围征集画作，到现在全球少儿创意征集，让那些童年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从世界各地汇总到这一方烟火中，被还原、被点亮。

花灯如昼，于是，孩子们拥有了一份特殊的童年礼物，而自贡彩灯也在灯月长明中，悄然播下一颗颗关于传承的种子。



由孩子的画作制成的彩灯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刘恪生 刘雨薇
自贡摄影报道



▲ 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内，孩子们自己的画作被做成彩灯，创意十足。

▲ 林恣琰拿着自己的画作和被还原的彩灯合影。

是“彩灯叔叔”，是“童真捕手”

“我一直都很有信心，我的画能够入选被做成彩灯。”作为土生土长的自贡孩子，林恣琰在面对以“家乡”为主题的创意征集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彩灯同为城市名片的恐龙。不过，他心中的恐龙是一半青铜、一半血肉，“所以我画的是青铜机械恐龙。”

让他意外的是，还有同样思路的小作者。看着不远处那个巨大的面具彩灯，林恣琰觉得尽管不认识画的作者周子涵，但他一半三星堆的青铜面具、一半机械化组合的思路，和自己不谋而合。

“今年以‘家乡’为主题的创意征集令发出后，我们收到了来自全世界超过3000幅小朋友的画作”。在自贡文旅发展集团品牌营销部副部长王子遥看来，这3000多幅画作，就是3000多份孩子们对于家乡的解读。

他们收到的画作中，无拘无束的想象跳跃纸间。有汉堡形状的挖掘机，那是来自美国的小朋友心里的家乡；有大象、老虎和椰影，那是东南亚的小朋友们在热带的成长记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四川的盖碗茶和大熊猫，北京的长城故宫，广州的摩登大楼……

“你能感觉到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。”在最终制作成为彩灯的作品中，让王子遥印象深刻的是一幅来自海外的作品。作者的家乡在自贡，于是他画了一只小恐龙，面对着祖国的地图，地图上有各种汉字的偏旁部首。“这幅画作，名字叫《恋家》，是一只离开家乡的小恐龙，想念着自己的家乡。”王子遥说。

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感染力，是大多观众看孩子们画作的感受。作为自贡灯会少儿彩灯征集活动的负责人，刘海波说，他们团队用一种尊重的态度理解这些作品，将孩子们脑海中那些闪闪发光的念头，以彩灯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在兔年的征集中，主办方曾收到一幅作品，叫做《反方向的钟》。画画的小朋友告诉这群“彩灯叔叔”，因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异，所以他希望时光能倒流，回到曾经一家三口的时候。

“我们会在彩灯旁介绍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。”刘海波和伙伴很喜欢“彩灯叔叔”这个称呼。他们相信，不管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欢乐创意，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，都是一个让大家走进孩子内心的视角。每年的征集中，还会有公益组织加入，那些来自留守儿童、残障儿童的画作，在笔触之间流淌着的情感，充满感染力。

这些“彩灯叔叔”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一个故事。

曾经，在每位孩子的画作旁，他们都放置了一个录音开关装置，播放小朋友对自己画作的创意表达。但在在一幅画旁，按下装置后却没有任何声音。

对此，画作旁做了文字标注，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位听障儿童，“属于他们的世界，同样值得在这里被关注、被看见。”

“这里万物皆可灯”

事实上，在全国十大流派彩灯艺术中，自贡彩灯总能脱颖而出，一座自贡城，十万彩灯人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项让当地人感到自豪的技艺和文化。

“我们自贡有种说法，万物皆可灯。”王鲁是负责将孩子们的画作落地成灯的设计总监，这是他做彩灯设计师的第16年，作为土生土长的自贡人，他为能接过彩灯匠人们的传承感到自豪，欣喜于每年在孩子们画作中所看见的创意和表现力。

“要尽可能去还原孩子们的画作，从每个线条的走向，到每个颜色的精准，要保留原本的拙趣和灵气。”在王鲁看来，这是一件唯用心尔的事情。

“在技术上，其实没有太大的难度。”王鲁坦言，首先将二维画作变成3D设计图，这期间，画作中抽象表达的部分就需要补齐，“例如有的人像只有正面没有侧面的，就要二次加工还原。”

但王鲁也强调，真正需要用心的点在于，设计师需要将画作的细节都按照比例还原，从不对称的大小眼，到恐龙凌乱的牙齿，或者是每个线条的走向，都需要完整呈现在彩灯上。此外，不同颜料下的质感也会影响彩灯的原材料，“蜡笔的粗粝感，颜料的流畅感，这些都会让我们在材料选择上有所不同。”

尽管分工不同，但是在这条围绕彩灯产业链上，每个人都有着暗自坚持的工匠精神。刘海波经历了整个创意征集项目，在这5年间，从最初面向社会征集作品再到聚焦少儿画作，从只是省内的活动到面向全球征集，“这也契合了我们自贡彩灯能够发展传承，不断走出去，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的路径。”刘海波说。

从数据上看，目前自贡全市拥有彩灯相关企业上千家，相关企业年产值约60亿元，在国内灯展市场占有率达85%。同时，自贡灯会扬帆出海，足迹到达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占据海外92%的灯展市场份额。

“非遗技艺的传承不应该局限在极少数人，只有让技艺走入千家万户、日常生活，才能够真正传承下去。”王子遥说，自贡灯会这些年一直在探索如何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人群，和潮牌联动、和知名IP联手，让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从曾经的不足30%逐年上升。

而在诸多尝试中，全球少儿创意征集被寄予了更为深远的期待。王子遥说：“我们希望能从小朋友们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，让他们能够多了解彩灯，喜欢彩灯。说不定里面就会有我们未来的彩灯设计师。”

“彩灯是我的星星”

“我长大了就想做彩灯设计师。”这是林恣琰最近的小小“梦想”，他形容：“彩灯是我的星星，很大很亮，我每天都坐在星星上面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爸爸就在一旁笑着，尽管属于这位小朋友的“长大以后”还有很长很长时间，但很明显，大家都乐于看见这样一颗“种子”的播撒。

和林恣琰同龄的周政杨，在今年的征集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创意奖，他的画作虽然没有被做成彩灯展出，但他依然很高兴。

“完成作品的过程中，我更了解了家乡。”周政杨的作品叫《“蛇”间上的盐味》，彩灯、盐、天车、扎染等自贡特色被浓缩在画中，这是他对家乡具象化理解，他说：“我还会继续参加征集，继续画下去。”

对于选择哪些作品制作成彩灯，王鲁坦言，能够入选做成彩灯的画作，还有除了本身表达力和创意之外的考量，“例如这一板块的整体搭配、现场占地的大小等等。”在他们看来，设计具有局限性，但是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。因此，每位彩灯匠人都很珍惜这些孩子气的表达，有时，他们会在做灯过程中邀请孩子到现场观看，然后一起完成彩灯的最后一笔。

以灯为介，“彩灯叔叔”也见证着孩子的改变。

曾经有一年的创意征集中，有一位小女孩的画作是一只大猫咪抱着小猫，女孩告诉“彩灯叔叔”们，之所以这么画，是因为父亲刚刚组建了新家庭，她觉得有点不习惯，很想念自己的妈妈。

但也正是这幅画让孩子的父母意识到应该更重视孩子的感受。到了颁奖的时候，小女孩扯着一位“彩灯叔叔”的衣服，细声细气告诉他，新妈妈对她很好，还给她买了新衣服。

“我还记得，是一件粉红色的羽绒服，毛毛边，亮晶晶的。”顿了顿，这位“彩灯叔叔”补充道：“我觉得很好很好的。”

——很好很好的，这也是千年灯火的传承与创新。

眼下，自贡彩灯新一年的全球少儿创意征集前期工作已经展开。在璀璨的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内，每年都会新的呈现和讲述，而那些在灯会中被抓住的童年，播撒于心的种子，也正在悄然成长为参天大树。